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向國家圖書館贈書儀式 暨《文化雜誌》座談會和有關報道

【編者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向國家圖書館贈書儀式暨《文化雜誌》座談會，於2002年5月22日上午假座北京華潤大廈26層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綜合廳舉行，應邀嘉賓、學者和新聞界人士八十多人與會，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副局長麥潔群及研究調查暨刊物處處長李淑儀主持會議。會議由上午9時開始至12時結束。本文主要根據會議錄音逐字記錄整理而成，與會者的書面發言一併刊出，中國新聞社和《中國文化報》等有關是次活動的報道亦全文轉載。倘出現音訛字淆或疏漏歧義，敬請講者不吝指謬，本刊負責更正，先此致謝。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向國家圖書館贈書儀式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代表麥潔群副局長致辭

尊敬的國家圖書館陳力副館長

尊敬的教授、學者、嘉賓們

尊敬的澳門特別行政區駐京辦事處各位同事：

今天，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一行，藉參加第九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的機會，在這裡舉行向國家圖書館贈書儀式，並邀請自從《文化雜誌》創刊到現在十五年裡曾經為它撰稿、曾經支持和指導我們工作的北京的專家教授和朋友們

歡聚一堂，召集一個座談會，請大家對《文化雜誌》的編輯工作多提寶貴意見，不吝賜教。

自從澳門回歸祖國至今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在祖國人民的關懷和鼓舞之下，澳門各屆人士信心十足，幹勁很大，各行各業克服各種困難，取得了不少令人鼓舞的成績。澳門文化局也同樣盡了很大的努力，將澳門國際音樂節和澳門藝術節辦得更受人歡迎，並且將澳門的藝

術盛會與青少年的藝術教育工作積極地結合起來；在文物保護方面，我們積極地向青少年推廣保護文物的意識；在學術研究和刊物出版方面，我們已經積累了十多年的經驗，澳門學術研究獎學金項目的評審工作和《文化雜誌》的編輯發行工作都有所改進，有所提高，得到好評。這一點點成績與進步，是與在座各位的關懷和扶助分不開的。

澳門社會的繁榮和進步是與祖國的富強和蒸蒸日上分不開的，澳門人精神境界和文化生活的

提昇與中華民族的偉大文明息息相關。在此，我謹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全體人員，對首都文化界的領導機構、領導人和專業人士一向以來對澳門文化事業的支持、促進和幫助表示衷心感謝！尤其是今天光臨的國家圖書館代表以及諸位學者朋友，請接受我們衷心的感謝！這個活動能夠順利地在這裡舉行，也有賴於澳門特區政府駐京辦各位同事的合作。在這裡，我對他們表示感謝！

謝謝大家！

### 國家圖書館代表陳力副館長致辭

尊敬的麥副局長

女士們、先生們

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在這裡隆重舉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向國家圖書館贈書儀式，我僅代表國家圖書館向支持國家文化事業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表示衷心的感謝！

一個民族的強大，首先取決於民族文化素質的高低。進入新世紀，中國國力日益強大，民族素質逐步提高，中華民族正在迎來全面復興的偉大時刻。在這歷史性的時刻，如何促使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讓世界瞭解中國，這不僅是我們文化工作者的職責所在，更是每一個炎黃子孫義不容辭的責任。

國家圖書館是中華文化的寶庫，建館九十年來，在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關心與支持下，目前館藏圖書共兩千三百一十一萬冊，涵蓋古今，包容中外，從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到七百多年前南宋時期的皇家緝熙殿藏書，直到明清兩代的古籍善本，可以說，積澱了豐富的文化精華，是中華民族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和精神支柱。在這些藏品中，有許多是來自社會各界人士的捐贈。正是有了這些變私藏為公有的有識之士的楷模風範，

才使國家圖書館藏書更加完整，保持了中華民族文脈的延續，並日益使之發揚光大。

此次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所贈的近三百冊圖書，俱是經精心挑選入圍第九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的參展書籍，可以說，跨越了各個學科領域，集中反映了澳門歷史文化的獨特風韻。這批圖書能夠收藏於國家圖書館，不僅極大地豐富了國家圖書館的館藏，而且為社會各界瞭解澳門提供了豐富的信息來源，進一步加強了中國內地與澳門的文化交流與合作。在此，我代表廣大讀者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的贈書義舉表示衷心的感謝！

國家圖書館是國家重要的文化設施，擔負著公眾教育和文化傳播的重要職能，同時也是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無窮魅力的窗口。作為國家總書庫，我們會把這些濃縮澳門文化精華的圖書妥善保管並充份利用，使之成為激勵人們前進的精神食糧，為提高全民素質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最後，讓我再一次代表國家圖書館，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對於圖書館事業的關心支持表示感謝！

謝謝大家！

## 《文化雜誌》座談會

澳門文化局研究調查暨刊物處李淑儀處長致辭

尊敬的國家圖書館副館長陳力教授

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麥副局長

尊敬的諸位教授、學者、嘉賓們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駐京辦事處同事：

歡迎你們！澳門《文化雜誌》座談會今天在北京舉行，承蒙各位嘉賓、學者蒞臨參加，給會議增添光彩，我謹代表澳門文化局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誠的感謝，同時也感謝新聞界和駐京辦同事的關心和支持。

研究調查暨刊物處主要負責促進學術研究領域的活動，其中包括發放研究獎學金、舉辦學術研討會。此外，本處也從事出版事務及參加不同地區的書展。

在“獎學金”方面，我們為了鼓勵澳門的學術研究，文化局設有“學術研究獎學金”，公開接受外地以及澳門本地人士申請。從1988年到現在，已先後舉辦了九屆。而“第十屆學術研究獎學金”的接受申請，已於今年5月15日結束，本局即將開展有關評審工作。在過去九屆當中，共有472名海外和澳門本地申請人，當中有59人獲得發放獎學金（其中外國學者有30名、內地學者22名及澳門學者7名）。這些獲獎的研究課題涉及哲學、文獻、語言、宗教、藝術、建築、社會學、文學、人類學、歷史等範疇。為了讓澳門居民認識“學術研究獎學金”獲得者的研究成果，我們也定期舉行有關的學術研究獎學金專題講座，讓各獎學金獲得者能夠與澳門居民進行直接交流。

至於在國際研討會方面，我們準備在9月份主辦一個關於文物的研討會，10月份主辦一個第四屆華文戲劇節。我們過去也主辦了不少國際研討會，其中有媽祖國際研討會。

在出版方面，文化局也不遺餘力地推動澳門的出版事業，自1982年成立以來，至2001年，每年平均出版的書，有14種，到現在已累積出版了273種書籍。

《文化雜誌》方面，它在1987年3月26日創刊，

是一份研究歷史文化的季刊。其宗旨是推動東西文化交流，探討澳門獨特的個性及中外文化互補的歷史，藉以促進澳門與海內外的學術交流。在創刊之初，是以中、葡、英三種文字出版，各文版根據不同語言讀者的實際需要，在內容上有所增刪。後來，為了適應新形勢以及面向國際，我們進行了改版，將葡文版和英文版合併成為一個外文版。作為一份純學術性的期刊，《文化雜誌》涵蓋了澳門歷史、文學、藝術、宗教、歷史與地理、社會學、土生葡人、語言和建築、城市規劃等多方面的內容。因此，這個雜誌獲得了澳門政府於1999年授予的“文化功績勳章”。自創刊以來，《文化雜誌》曾經遇到不少困難，特別是稿源問題，尤其是缺少懂中葡英三語的翻譯人員等問題。迄今為止，這本雜誌已被世界上超過1,300間的大專院校、圖書館及學術社團等收藏（兩岸四地超過800間，海外地區超過500間）。其出版總期數為：中文版43期、英文版37期、葡文版39期，而最新的外文版因在2002年才開始，因此才出了兩期。

在書展方面，文化局先後參加了五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回歸前三次，回歸後兩次，每次皆代表澳門的公私出版機構參展。以第八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為例，我局共代理了澳門二十二個公私機構共226種出版物。今次，文化局也承租了兩個展位（5045、5046號），代理了十五個公私出版機構參加；雖然參與的機構少了，但參展的出版物種類卻約有280種，比上屆約多了54種，內容也比上一屆豐富了，包括歷史、文化、語言、建築、藝術、教育、行政、法律、旅遊、經濟、體育和衛生等範疇。為進一步推動學術領域的交流，在博覽會閉幕後，所有展品將全數贈予國家圖書館收藏。

歡迎大家到博覽會澳門展台參觀一下澳門的出版物。我們在此預祝今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碩果豐收。現在，請《文化雜誌》主編介紹《文化雜誌》的情況。

## 《文化雜誌》編委會代表黃曉峰執編致辭

尊敬的學術界各位老前輩  
尊敬的朋友們：

今天，我們都很感動，甚至很震動。澳門是一個很小的地方。現在我們從窗口看出去，隨便看一眼，哪兒都比澳門大。澳門四百年來，曾經作為中國一個看世界的窗口存在著。這就是澳門文化本身值得研究的一個原因所在。我們看到，今天來了很多老前輩。我們是不敢多請的，怕累了他們。昨天我們去訪問季羨林先生，他給了我們兩個小時，談澳門的東西。1990年在北京大學舉行東方文化國際研討會，就說那個時候，我也曾經代表澳門《文化雜誌》來參加那個會。當時我們就認識了陳炎教授，他很熱情地跟我們談話，很熱情地指導我們。澳門作為海上絲路的一個很重要的港口，就是跟陳炎教授的研究緊緊聯在一起的。季先生當時就很希望研究澳門繼續深化下去。那是在十幾年前，他就說，要把澳門作為世界文化金字塔上的一個重要部份看，澳門就是那金字塔頂尖的一個點。當時，我們自己也搞不清楚。由於季先生說，這個文化交往，就像金字塔那樣，當東方跟西方發生多次文化會通，其最高的一個交結點就在澳門，這就為我們的雜誌指出了路向。

面對大陸的學者，可以說這麼一句話：我們非常感激！我們這個小小的雜誌，能夠辦了十五週年，主要是大陸的學者支持我們。想在澳門建立所謂的“澳門學”，或是說，開闢澳門歷史文化研究領域，大陸的學者出了很大的力量。當然，葡文版和英文版，國外學者在這方面也是非常看重的。所以，我們《文化雜誌》三個語種能夠堅持了十五週年，可以說，在澳門史上，特別是出版史上，是一個奇蹟。在這十多年裡，我們經歷了很多事情。原來對澳門的研究是空白的，這些年裡紛紛建立起研究澳門的研究所、研究中心，像中國社科院就有……起碼有十幾位研究員為我們的雜誌寫過稿。還有北京的很多所大學，包括歷史學、文學的……，還有民俗學，等等。研究澳門的專家，都非常重要。在作家方面，像艾青，對澳門感情特深。澳門曾經參加推薦艾青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這每件事情，都跟我們雜誌有關係。

回歸之後，澳門百廢待興，我們的雜誌也有一兩年

時間沒有再出了。今年，澳門政府文化部門的領導格外重視文化事業這方面的影響。因為澳門賭業方面，目前已經基本上解決了，三家博彩公司的招標工作已經基本上結束了。澳門進入了一個新時代，這是中國開放的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標誌。像娛樂業在澳門成為三家鼎立的這種形勢，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而在中國的土地上，卻有這麼一個奇蹟，大概有一百多億的資金，兩三年之內馬上要投入澳門做硬件的建設。

澳門也在籌備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工作。施存龍教授昨天下午跟我聊了一個下午，使我瞭解到中國寧波、泉州、廣州正在聯合起來申請世界絲綢之路始發港這個世界文化遺產項目。我覺得澳門也可以加進去。這樣子，中國海上絲路這不就很完美了麼？像這些東西，都是我們雜誌作為重點探討的方向。在澳門歷史文化的宗教方面，現在北京也有很多研究宗教的專家，參與《文化雜誌》開闢的研究園地。像上海的顧衛民，最近也有不少稿件投給我們。

今天這個座談會，本來是想擺成圓桌方式的，我們昨天在這裡擺來擺去，都沒辦法擺好，因為這裡的椅子太豪華了，佔地太大了，所以今天祇能夠這樣面向主席臺作橫向擺設。我們這個座談會，安排錄音做逐字記錄，想形成《文化雜誌》的一個特輯報道。所以，我很希望在座的專家、學者、老前輩們，請上來多多指教。今天，就說北京的新聞界報刊方面吧，大概也有超過十五家來採訪，希望他們回去寫下報道，請把稿子寄給我們，我們也要用來做期座談會的專稿。我們十分感謝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報》用了整版篇幅為澳門文化工作做了介紹。許明博士趕來了，我向上海方面表示感謝！

我們這個座談會，暢所欲言，主要是懇請大家指導我們今後的工作。而在澳門本身，近年在歷史文化研究方面，也出現了一些有突破性的東西，像澳門的三大禪院，即三大廟，在中國南禪發展方面，有很新的發現。像中山大學的姜伯勤教授，他也是把這方面作為一個主要課題去研究的，他對澳門普濟禪院與大汕方面的研究深入堂奧，具有重大的開拓作用。像澳門的譚世寶博士，在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本來也

想邀請他來參加我們這個座談會，聽說他去了山東大學講學。澳門地方很小，就說你是搞學術的，有時候就是容納不下，很多人為了生活，疲於奔命，學者也難養活幾個。當然，我們的雜誌，同樣期望澳門本地的作者賜稿，對他們也非常感激。而在臺灣方面，也有學者關心澳門，像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黃一農教授就說，你們的雜誌對於我們研究中歐文化交流太重要了。他那裡有一班大學生或研究生也把我們的雜誌作為中歐文化互動研究課題的參考物。這使我們感

到非常慚愧，因為我們在澳門做一點點工作，力量非常有限，原來就應該做得更多點兒。大家這麼支持，我們一定要硬著頭皮幹下去。今年《文化雜誌》已經恢復正常了，已經出版了兩期，帶來送給大家。秋季號也快編好了，希望我們這個座談會也能趕在秋季號與讀者見面。

我這個人不會講話，非常對不起大家！現在由我們的李處長主持這個座談會，我就下去請大家上來講話吧。謝謝各位！

### 陳炎先生（北京大學東方學系教授兼亞太研究中心研究員）講話

尊敬的麥副局長

尊敬的澳門特區文化局各位領導

各位同志、各位學者

女士們、先生們：

你們好！今天，承蒙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的邀請，參加澳門《文化雜誌》創刊十五週年紀念在京作者座談會，有機會向在座的各位面聆教益，感到非常榮幸和由衷的感謝。

澳門《文化雜誌》創辦至今已經十五年了，儘管走過了一段坎坷曲折而又十分艱辛的道路，但是在《文化雜誌》的領導和一直執編的黃曉峰等各位先生的共同努力下，這個雜誌辦得有聲有色，越辦越好。它反映了十五年來許多著名的中外學者對研究澳門文化及其特點所取得的最新成果，贏得了海內外學術界對它的一致好評和崇高的聲譽。

在這裡，我可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它的影響之大。就我所知，在澳門回歸祖國前後，因為忙於交接，百廢待興，澳門《文化雜誌》曾一度暫行休刊。這時，一直熱心關注《文化雜誌》的許多讀者以及海內外著名的研究機構、學術團體和各大圖書館等，都

紛紛致電致信詢問，關心愛護備至，希望能早日復刊，以饗讀者。這一例子充份說明，廣大的讀者和海內外學術界的知名人士，是如何地關心愛護這個雜誌。這也說明了一個事實：“澳門這個彈丸之地，雖然小之又小，但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和價值，絕不是微乎其微的。”這句話是黃曉峰先生說的，說得很好。我很欣賞這句話，因此我過去寫文章中曾經引用過這句話，今天在這裡再次引用它，是為了說明澳門《文化雜誌》在弘揚中西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貢獻及其影響之大。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好像各位在座的，都引以為榮。有這麼一個雜誌，是中國人的驕傲和光榮。

今天，澳門回歸祖國後出版的《文化雜誌》，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大家也都看到了，今年也出版兩期了。澳門已經回歸了，我們中國人當家作主了，所以我們相信，這個雜誌一定會比回歸以前辦得更好，更出色。請容許我借這個聚會機會，謹向澳門《文化雜誌》表示衷心的祝賀，相信它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的領導下，必將取得更加輝煌的勝利。

我的話講完了，謝謝大家！

### 許明博士（上海《社會科學報》社長兼總編輯）講話

各位朋友，各位先生：

今天從上海來的大概祇有我一個。祇是我一個吧？我本來是北京的，中國社科院的，現在還是中國

社科院的導師，去年下半年到上海工作。

我跟曉峰他們是很好的朋友，多次到澳門去，《文化雜誌》上也寫過一、兩篇文章。通過到澳門的參觀、

訪問、交往，跟學術界的朋友交往，通過這次到上海組織《社會科學報》這樣一段很短的經歷，我有很深的感受，就是覺得澳門文化的研究前景是非常的廣闊。

澳門是個非常特殊的地方，雖小（剛才曉峰講得很謙虛，說澳門很小！）但是澳門的歷史很深厚，而且，澳門是中西文化、中外文化及地域文化交匯的地方，所以，它的研究深度非常之大。

那麼，現在碰到的是甚麼時機呢？這，我在上海感觸非常之深。現在世界突然有“上海熱”。這個，是從哈佛開始的，從去年到今年連續〔舉行了〕四次國際性會議，研究上海經濟、文化。哈佛大學成立了上海經濟研究中心。為甚麼大家這麼關注上海這一個城市？它不僅是中國現代化走在前列的一個典範，而且，它的30年代、20年代，它的文化發展，是中國走向現代的縮影。通過這個點，去看中國的過去、將來，去研究將來要走的路。

城市文化研究，通過上海，通過澳門，這樣一個點一個點的研究，對我觸動非常之大。我說，也許通過這樣的都市文化、城市文化的綜合研究、比較研究，可以看出我們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中華文化發展的歷史軌跡和對它的未來的展望。所以，從這一點看，從我感受到，這麼關注上海城市文化研究，我想，澳門文化研究，也可以，而且更可以，去進行綜合性的、整體性的、持久性的、歷史性的考察。

前天晚上，我們一齊碰頭的時候，我還作了一個

很好的建議，那就是應該編個《澳門文庫》。這個當然是要替澳門方面考慮了，可以說是長遠的規劃，把澳門作為一個都市、一個整體，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現象來研究。那麼，如果這樣做的話，我想，澳門的形象將會進一步地提昇。

對於大陸的很多居民來講，澳門是一個賭場聚集的地方，澳門有這樣的無煙工業。但是，當我去了澳門幾次之後，我感到澳門的形象、澳門的底蘊遠遠不是這樣。曉峰先生帶我去參觀各種澳門的文物，16世紀、17世紀傳教士留下的遺蹟，它的教會教堂，它的墓碑，它的文物，考察挖掘出土的一些……我非常感慨繫之。澳門的文化底蘊非常之深，如果盡心把它作為一個整體去研究開掘的話，那麼我想，將來的中國，有澳門類型的城市文化，有上海類型的城市文化，有北京類型的城市文化，如果這樣做下去的話，也許21世紀的頭十年，就可能構成一個比較新的文化研究的景觀。在這個基礎上說，我看，這個澳門《文化雜誌》將會有很好很好的前景，因為它有大量的荒地可以開拓。

我最後順便說一句，在我們國家社科基金辦的組織下，在上海社會科學院的主辦下，上海《社會科學報》改版已經出了二十期。我們將一如既往地繼續支持這樣的都市文化研究，特別是澳門的城市文化研究。謝謝諸位！

## 耿昇教授（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會長）講話

本來輪不到我講，在座有好多老先生。可是，我受人之恩，必須講一次。為甚麼呢？在他們向北京圖書館贈送這套刊物〔《文化雜誌》〕以前，澳門特區文化局和《文化雜誌》編輯部已經免費贈送給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全套的《文化雜誌》。一共75公斤，到飛機場提到手上的時候，我非常感動。

這個《文化雜誌》，作為搞文史研究的學者來說，都知道它是一個純學術、高水平的刊物。翻開它來看看，都知道是地地道道的學術文字，水平很高。而且它這個刊物的特色，是我們大陸的刊物做不到的。它把一國四地——港、澳、臺、大陸，甚至包括海外的華僑學

者、華人學者，都能夠給聯起來、維繫起來共同參與中華文化事業的研究。在目前的大陸來說，許多刊物還辦不到這一點，他們是辦到了。他們在澳門回歸前後，為回歸做了大量的工作，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做了大量的、很好的貢獻。可是一段時間停刊了，大家挺著急，都一直在問，問黃曉峰先生，甚麼時候復刊？今年，終於看見兩大本又出來了！

另外，我感到非常高興的是，這個刊物和我們自己的專業非常有關。我們是搞中國中外關係史的。我們還有一個全國性的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這個刊物的論文，基本上都是以外中關係為主的吧，含有大量這方面

的文章，這是從事中國中外關係史研究的學者一個很好的陣地。我們學會有很多會員拿高水平的文章往這個刊物投，那真是……很多很多。我們學會的會員也包括一國四地——港、澳、臺、大陸。我希望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在這個刊物的原有基礎上繼續辦好它，並且越辦越好。還是我剛才講的，你們扮演的角色，別的刊物在目

前沒法扮演，包括大陸的學術刊物，沒法扮演。

另外要說的，明年我們初步定了與澳門〔發展〕基金會聯繫，在澳門召開中西文化交流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事已在籌備之中。

總之，我這發言就是兩點：第一點，向這個雜誌表示祝賀；第二點，向他們表示感謝！謝謝大家！

## 張海鵬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講話

我首先祝賀《文化雜誌》創辦十五週年。我也曾經在《文化雜誌》上發表過文章，也看過幾期——我是很坦白的，祇看過幾期相關的內容。我對《文化雜誌》非常感興趣。《文化雜誌》反映了澳門的歷史、澳門和祖國大陸的關係，也通過澳門反映了四百多年中西交通的歷史，反映了四百多年中葡關係的歷史。所以，這個《文化雜誌》所反映的內容，或者說，澳門的地理面積和澳門所體現的文化價值是不相稱的。所以我覺得，《文化雜誌》應該辦好。剛才我聽黃曉峰先生說，回歸前後已有兩年的時間停刊了，我心裡是感到有點遺憾。我希望盡快地把停刊時間裡的損失彌補回來。

我個人和《文化雜誌》發生一點關係，是因為1993年初在澳門參加過一次東西文化的學術討論會。參加這一次學術討論會，也是出於很偶然的關係。因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要組織一個代表團參加討論會，臨時讓我來做團長。我事先沒有任何準備，那麼就寫了一篇文章，到澳門去參加討論會。這樣，就開始對澳門這個地方、澳門的歷史、澳門的人文略微有了一點認識，有了一點知識。隔了兩年，1995年，澳門大學邀請我去做一個演講。我在那裡講了一篇我們中國大陸以往，在1995年以前，有關澳門歷史或者有關中葡關係史的研究狀況，在澳門大學校長主持的討論會上發表這篇演講。這篇演講當時受到與會者特別是與會的葡萄牙學者、葡萄牙人士的一些重視。那麼，這篇文章後來也就在《文化雜誌》（在哪一年我一下記不得了，可能是1996年）上刊出。

因為有這篇文章的刊出，這一年的秋季我有機會接受澳門一位學者的邀請，同我們在座的一位黃慶華先生到葡萄牙去訪問。我們在那裡訪問了葡萄牙的國

家檔案館、葡萄牙皇家圖書館以及與圖書館、檔案館相關的若干檔案館，特別是到葡萄牙外交部的檔案室做了一天的訪問，查看了葡萄牙外交部保存的1844年以後的中葡交往的史料。我覺得，此行增加了我的很多知識。從那一天訪問葡萄牙開始，我們下決心要在我所在的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來推動有關澳門、有關中葡關係史的研究。

我在這次訪問中瞭解到一個情況，就是我們中國大陸研究澳門或者研究中葡關係史的學者，基本上都不懂葡萄牙文。同樣，葡萄牙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基本上不懂中文。我在葡萄牙期間，對葡萄牙方面接待我的人士表達了我的這樣一種意見：葡萄牙人經營澳門四百多年，竟然沒有培養出幾位精通中文的葡萄牙學者，我認為是一種遺憾。接待我的葡萄牙的朋友們，他們覺得這樣的批評是正確的。由此，我就覺得應該推動中國的學者來學習葡萄牙語、學習葡萄牙文，推動利用葡萄牙的檔案來研究中葡關係。

那麼，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之下，從1995年以後，我們陸續派出了研究所的幾位比較年輕的學者到葡萄牙去做長期的訪問。一年、兩年……，從現在來看，他們已經初步地掌握了葡萄牙語，而且能夠運用葡萄牙文的檔案來開展中葡關係的研究。我們在座的黃慶華先生已經完成了從澳門開埠到1849年的中葡關係的著作，現在正在做1849年以後到今天的中葡關係的研究。他大量地直接利用了葡萄牙保存的各種葡萄牙文檔案。我想，這可能是今天的中國學者，第一次有機會能夠比較充份地利用葡萄牙的檔案來開展中葡關係或者通過澳門的中葡關係的研究。這是跟我1993年、1995年兩次到澳門的訪問、特別是我的文章在《文化雜誌》上發表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剛才我在那後面〔指會場專設的《文化雜誌》全套中文版展出〕看到《文化雜誌》若干期，或者全部的雜誌，略微翻了一下。我特別翻了一下今年出版的最新兩期的《文化雜誌》。我想對《文化雜誌》、對黃曉峰主編提一點建議。我覺得，我們《文化雜誌》以往發表了相當多的葡萄牙學者、葡萄牙人士的文章，但是我們看到最近這兩期，除了一位最近在澳門工作的葡萄牙學者叫拉瑪斯的一篇文章以外，其餘幾乎全都是中國學者的。其中有一位金國平，是在葡萄牙生活、工作的中國人，其他的我從名字上來判斷，幾乎都是中國大陸的學者，很少有葡萄牙的學者。我覺得，我們《文化雜誌》要體現澳門自開埠以來、16世紀初以來的歷史，它的文化特色就是中葡關係。我們要發揚這種關係，特別是在澳門回歸以後，不要使我們澳門和葡萄牙的聯繫中斷下來。剛才我聽說這個雜誌在澳門回歸之後，停辦了兩年，我心裡感到惆悵，也感到遺憾。現在，我看到這兩期新出版的雜誌，恕我非常不客氣地說，我覺得缺少葡萄牙學者的文章。我認為，在澳門的《文化雜誌》上應該多發表葡萄牙學者的文章。可能有些困難，但是，還是要這樣做。當然，我們還有一個外文版。我不知道外文版是英文或是葡萄牙文各半呢，主要是英文還是葡萄牙文呢？我不瞭解。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有相當的葡萄牙文的文章在外文版的雜誌上發表。因為葡萄牙的學者

不懂中文，他們掌握很多葡萄牙文的檔案，中國的學者絕大多數都不懂葡萄牙文。我們通過《文化雜誌》，把中國和葡萄牙學者對各自歷史的瞭解，對各自通過澳門歷史的瞭解，在澳門《文化雜誌》上體現出來。我覺得這是很值價值的，這可能會體現通過澳門所聯繫的中西文化的一些基本特點。

我們在澳門回歸以前，曾經參加歐盟組織的一個代表團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察〔的學術交流〕。他們希望我們談一談澳門回歸以後，澳門的價值，澳門的文化價值。我個人認為，澳門的文化價值，澳門的價值，在於它四百多年所積累下來的中西交往、中西聯繫的價值上，就是要保持澳門和歐洲、澳門和葡萄牙的這種聯繫。這種聯繫應該長期保持下去。中國在開放中，現在已在全面的開放中，在這種形勢底下，我們不應該中斷跟葡萄牙的聯繫。當然，我不是說，我們的《文化雜誌》已經中斷了〔與葡萄牙的聯繫〕。我不是這樣說。我祇是僅僅對現有的兩期雜誌上發表文章的作者來看，我感覺到我們應體現的葡萄牙作者的文章太少了。我建議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葡萄牙作者〕的文章。我這是瞎說吧？但應有三分之一的園地提供給葡萄牙作者！這對於維繫中葡兩國的文化關係、維繫中國和歐洲的文化關係或者歐盟國家的文化關係，我認為是至關重要的。我謹在此提出這一點建議，希望黃曉峰主編笑納。謝謝！

### 黃徽現教授（北京《今日中國》雜誌社葡語翻譯專家）講話

我要聲明一下，我不是甚麼翻譯家，是一個翻譯匠吧。我是搞葡萄牙語翻譯的。先介紹一下自己，原來我是在《今日中國》雜誌社葡萄牙文版搞翻譯，後來這個文版到1993年停刊了。停刊以後，我就借調到澳門理工學院去任教，教翻譯課。在這期間，我就有幸跟《文化雜誌》合作。我在去澳門之前已經為他們翻譯一些東西。

我很有幸，這個雜誌到今天已經創刊十五週年了，我也借這個機會，祝賀這個雜誌創刊十五週年。同時，我也表示一個想法，就是我自己覺得很榮幸，在十五年當中，我大概有十來年的時間一直跟這個雜誌是有關係的。有一期其中可能有五分之二的東西，

都是我翻的。最近，我還在翻譯一些東西，比如關於伊比利亞半島學者對於“澳門”一名的由來究竟是怎麼回事兒？從他們的文獻資料當中，有一些新的探索吧，我最近翻了之後，也得到了很多啟發，發覺這些東西跟過去我們中國人的說法都不是完全一樣的。從這裡可以看出，關於澳門這樣一個文化寶地，這個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博物館，可供我們探討的東西確實是很多很多。以前我很欣賞澳門的學者或者我們國內的學者所說的，澳門本身就是一個博物館，就是一個文化博物館。但是，它這個博物館跟我們中國內地的博物館是不一樣的，它有自己的特點。它的特點就是中葡文化交融的博物館。所以，作為《文化雜誌》，

它的“宗旨”是要探討澳門這樣的中葡文化博物館的“獨特的個性”。它的“宗旨”其中有一項就是這樣的。我覺得，這十五年來，他們做得很好。

我從翻譯的文章當中，對這點有深深的體會。過去，我翻譯的東西，有中翻外的，有外翻中的，但更多的是外翻中的。很多葡萄牙的學者，他們對澳門所作的研究還是很深的。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還是應該發揚下去。剛才一位教授講到這一點，我是有同感的。說實在的，我剛才翻了兩本〔新出的〕雜誌，確實是覺得〔葡萄牙學者的文章〕比較少了一點。我想不應該削弱我們《文化雜誌》的特點。如果削弱了，這個雜誌的特點就慢慢地被剝掉了。當然，剛才聽到文化局領導所講的，在2000年以後，原來是三種文版的，有中文、葡文、英文，現在把外文合成一本，這本身（當然，外文版我還沒有看到）是不是有所削弱呢？特別是我覺得這對葡萄牙學者或者葡萄牙人士，使他們瞭解我們中國〔學者〕研究他們觀點的機會就少多了。

過去我在翻譯當中，有許多中國學者的文章，把它們翻成葡文，介紹給外國的學者，那些用葡語的學者吧。這就像剛才那位教授所講的，他們不懂中文，他們看不懂我們現在編的這兩大本，那麼他們就需要通過葡文或者通過英文來瞭解我們中國學者、我們中國學術界是怎麼研究澳門的。所以，我覺得這方面就是要把中文的東西翻成葡文，把中國學者對澳門深入的研究翻成葡文，也是必需的，不僅僅祇是要把葡國學者研究的東西翻成中文，讓中國學者瞭解葡國人怎麼看待澳門的，

或者怎麼看待澳門文化的。兩者是雙向的，我認為都是重要的。這就算是我對剛才這位教授的建議的一種重複吧，或者說，是一種強調吧，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通過過去十多年跟這個雜誌的接觸，我感覺這個雜誌，它確實是真正的學術性的，它真正地成了自由發表學術觀點的刊物。我發現它各種觀點都有，文責作者自負。當然，一般地說，文化局，過去叫文化司署，他們採來的稿子，雖然觀點不同，但它們研究澳門文化、研究澳門的中西文化，都是有價值的。我覺得從不同的角度從各方面來看，我們國內的雜誌是不可跟它比擬的。這個雜誌，現在回歸了嘛，在中國來說，它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我覺得，從我心靈深處，希望它辦得越來越好。

另一方面，這個雜誌的裝潢、裝幀方面，當然諸位看見了。我是從80年代末看見這本雜誌，那時簡直……因為我也是辦雜誌的，原來我們的《今日中國》雜誌，就是《中國建設》嘛，比一比，簡直就是沒法跟人家比，人家的雜誌就像個雜誌的樣兒。我覺得它像個雜誌的樣兒，不論從裝幀呀、裝潢呀，就像國際上真正的雜誌，特別是——現在當然有了很多的變化——以前，我們很多雜誌，在裝幀等各個方面都差，像《文化雜誌》這樣，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所以，我最後就是說，衷心希望《文化雜誌》在未來的歲月當中辦得越來越好，越來越有特色。特別是不要把中葡文化的這個特色慢慢地抹掉了。如果抹掉了的話，那麼這個雜誌的價值就慢慢地失去了。謝謝！

## 段寶林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講話

我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我叫段寶林。我是研究民俗的。我在澳門呆了兩年，在澳門大學，1995年到1997年。所以，我對澳門還是很有感情的。今天來參加這個會吧，我感到很高興。我們的《文化雜誌》已經十五年了，對我們研究澳門，確實有很大作用。北大圖書館有一份，我們經常去看。我在離開澳門之前，和黃曉峰先生聊天的時候，他當時就說，我們要回歸了，回歸之後，可能要停刊。當時我就跟他說，回歸了怎麼就要停刊了呢？我說有一百條理由要堅持下去，而且要辦得更好，而沒有一條理由要停刊

的。後來，因為我忙著別的事兒，沒有注意。當時，我說要訂它。當時我就給他錢，要訂。但是手續上有些麻煩，他說不收現金，要從銀行匯款。我說，你們就在編輯部裡面代訂一份，我們大陸那兒都可以隨便訂雜誌的，怎麼要匯款呢？後來也就沒訂成，停刊兩年我就不知道。假如知道了，我一定給他們提意見，這實在是不應該的。

我初到澳門，就研究澳門的特點。我在澳門的時候，王蒙到了澳門。當時他有兩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他說：“我到香港，以為到過香港就沒有必要再

到澳門了。但是，到了澳門一看，澳門跟香港還是很不一樣的。”我覺得，確實是很不一樣的。澳門的歷史有四百多年，而香港的歷史祇有一百多年。香港是一個商業城市，它那個地方沒有多少文化的積澱。但是，澳門這個文化積澱非常深，所以我對它的印象很深。葡萄牙人到了澳門，就等於給我們中國人打開了一扇窗戶，像林則徐等很多愛國者，他們都是通過澳門這個窗口來瞭解世界的。魏源，他寫《海國圖誌》，很多材料就是從澳門來的。那個《盛世危言》，鄭觀應這本書，對我們中國好多革命家，像毛主席，都有很深的影響。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澳門文化在我們中國革命史上、中國的近代史上所起的作用，那還應該作充份估計。

為甚麼我們要把它掉掉呢？我覺得這是不應該的。剛才我考慮這個問題，覺得澳門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澳門的中國人，很多是廣東中山縣那一邊的農民。所以，我在澳門就發現，澳門的許多華人（當然還有許多從香港去的，那是洋氣十足的，但是這樣的人不多），主要的老百姓，很有農民樸實的特點。但是，同時就有一點兒農民的狹隘性。我覺得吧，不知是不是正確？他們原來是“二等公民”，各方面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所以對葡萄牙人有反感。我覺得我們應該加強和葡萄牙人的聯繫。但是我聽說就是有些人，他們總覺得葡萄牙人沒甚麼可取之處。葡萄牙人這麼多年，連一個漢學家也沒有培養出來，而且他們都是養尊處優，好像祇是會壓迫咱們。所以，他們對加強中葡關係的聯繫，還是缺乏認識。

我覺得還是應該更加開放，應該加強中葡之間的文化聯繫。我很同意以上先生們的意見。同時，我覺得，就是從經濟上來說，我們加強和葡語國家的聯繫，對咱們的對外經貿也還是很有好處的。葡語國家，拉丁美洲，像巴西，都是很大的市場，還有非洲的市場，和我們過去經常都有聯繫。所以，我們不應該削弱這種聯繫，而是應加強這種聯繫。所以，我覺得，這一點還是應該提出來，在領導思想上，應該更加開放。過去雖然有那些歷史的原因，但是我覺得葡萄牙人也做了一些好事，我們也不能全盤否定的。所以，我覺得應該歷史地看待，這是一個意見。

第二個意見是，我覺得文化吧，應該是全面的。

過去我們比較重視人文文化、書面文化，但是我覺得，民俗文化是活的，或者是人民口頭的、人民生活行動中的行為文化，像這些吧，我覺得同樣是需要研究的。我很榮幸，就是得到一個獎學金來研究澳門的節日民俗，本來還需要研究衣食住行這些，因為我回大陸了，所以就沒有接下去。但是我覺得，研究澳門的節日民俗，有很多非常生動、非常好的東西。澳門的民俗文化，同樣是非常豐富的，這裡面有土生葡人他們的生活文化，還有我們澳門的華人，這些人在葡萄牙統治之下他們的生活變化，這些方面包含了很多中西文化交流的因子。我曾經在教學的過程當中，我的學生、研究生啊，澳門大學的，許多課要求他們通過做作業去調查澳門的民俗。我回來的時候帶回了兩大箱這些澳門民俗材料。我覺得這個很值得研究。當然在澳門《文化雜誌》上，我也發表過一篇關於婚俗的文章，但是我覺得還是很不夠的，還是應該深入地調查研究。我也讓我的學生在澳門……他們正在那邊做。我正在主編一個《中國民俗大全》。這個《中國民俗大全》是把全中國所有的民俗資料都彙編起來，是三十五卷本，除了三十一個省市每一個省市一卷之外，港、澳、臺各一卷。澳門卷進行得比較快，已經基本上快編完了。但是我覺得那還是初步的，有很多東西，我看了他們的稿子，也向他們提了很多意見。篇幅也有限，祇是幾十萬字，要詳細地進行立體描寫的研究，那要做的工作還很多。我希望我們的《文化雜誌》今後在這方面，在民俗文化方面澳門有它的特點，應該佔一定的比例。

另外，《文化雜誌》上除了歷史之外，澳門現實的文化，現實的一些新的變化，當然不能說是主要的，但是應該說，也要有一定的比例，或者哪怕十分之一或是百分之五都可以。我想應有一些澳門現實的文化〔研究〕，對我們個人、大陸的同胞瞭解澳門還是很有好處的。現在一般人對澳門的瞭解，我覺得很不夠，好像澳門就是個賭場，別的好像就沒有了。一般人，你要問他澳門怎麼樣，他就是這種看法。我覺得，就是需要宣傳澳門，加強大陸人士對澳門的瞭解。他們到澳門旅遊回來之後，當然對澳門有些感性的認識，但很多人好像還是看中了“賭”這個方面。我覺得，賭嘛，當然也需要研究。這種“賭場文

化”，也是一種文化。我到過蒙地卡羅，我覺得蒙地卡羅比不上澳門，好像我們澳門比它現代化得多。在這一方面，民俗文化，當前的文化，還要適當地注

意。我的意見不一定正確。

我祝賀澳門《文化雜誌》辦得越來越好！謝謝大家！

## 田本相教授（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藝術研究所所長）講話

我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教師。首先感謝澳門文化局，還有李處長黃編輯，約請我們來參加這一個會。因為我到澳門也有過幾次，前前後後去了大概也有六七次了吧，或者是參加一些學術活動，或者參加評獎，參加藝術節。那麼，在這個接觸當中，我發現澳門文化局跟咱們國內這個文化機構是很不一樣的，特別就是它有一個學術處，剛才李處長講了，而且還有這樣的一個非常好的學術雜誌。我覺得這個學術雜誌的確代表了澳門文化的精粹菁華，而且辦了這麼長的時間，能夠堅持了四十多期。我剛才聽到說當中停了兩年？我覺得這個雜誌不能停。就是需要澳門拿出一些經費來，來舉辦獎學金鼓勵學術研究，另外來辦這個雜誌，我覺得這確是一個非常大的好事。這是我講的第一點，是祝賀，也是感想吧。

第二點我要說，以我到澳門來說吧，的確也有跟王蒙先生同樣的感覺，以為到了香港之後就認為澳門不一定去看了。但是，澳門戲劇界的朋友挺熱情，約我去參加他們那個藝術節。當我到了那個地方，因為我是研究現代戲劇史的，就參觀了一下。他們那裡儘管祇是三十萬人口的這麼一個城市吧，但是那裡的戲劇文化，包括戲曲文化，有相當深的歷史，而且當地的業餘戲劇特別活躍。這就引起我的重視了。於是跟周樹利先生，還有穆凡中先生，我們在一起談，當時就發動了一下，為了迎接澳門回歸，共同努力編了一部《澳門戲劇史稿》。這個《澳門戲劇史稿》，基本上是現當代的這段澳門戲劇史。參加編著的還有現場澳門駐京辦的穆欣欣博士，還有也在場的宋寶珍女士，還有鄭煒明先生和其它一些人吧，我們主編了這樣的一個著作。這部書出來以後，我也沒有想到，在我們大陸的戲劇圈裡面，在臺灣、香港的朋友當中，在我們搞“華文戲劇節”拿它贈送給大家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一個三十萬人口的地方竟有這麼豐富的戲劇文化，特別是這樣活躍的戲劇文化。這一點給我印象很

深。

剛才李處長提到了，就是今年11月份將在澳門舉辦第四屆華文藝術節。這個華文戲劇節，是由我們北京、由我們中國藝術研究院、當時我在話劇所當所長的時候，發動起來的，主要是港、臺、澳跟大陸兩岸四地合作舉行這個華文戲劇節。在北京搞了首次，然後就每隔兩年舉行一屆，接著就到香港，然後到臺灣，第四屆就到了澳門，再過兩年又輪到大陸來。這個活動，在目前來說，可能是在華文文學藝術當中一個成形的東西。這個戲劇節包括這麼幾個部份：一個是演出部份；一個就是學術研討會。每一次都有學術研討會。這一次的學術研討會這個事就由李處長來具體承辦。當我第一次跟澳門文化局接觸，商量第四屆華文戲劇節在澳門召開的時候，文化局（包括原文化司署）的領導都非常重視，熱情接受了承辦這一次戲劇節。這個活動，我想，一方面與澳門本身的戲劇文化有關係，我覺得，它能給我們很多啟發。

這裡，我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文化雜誌》的問題。我有一個小小的希望。剛才一位教授也提到了，我覺得這個雜誌的確辦得很好。作為澳門這個地方，它有特定的歷史，這麼一個中外古今特定的交匯點，有它的文化的特殊性，它的確有它的文物，有它的歷史研究的一些很特殊的地方。但我覺得也應拿出一定的篇幅來研究一些現當代的問題，譬如說，澳門的戲劇和戲曲，就有它的特色。還有其它的一些東西，譬如，我很有感觸地說，像澳門一個三十萬人口的地方，它每年竟辦起一屆音樂節，就是這個，你為甚麼不去自我宣傳？……我覺得這個也應當要展示。就是藝術節吧，這個也應當展示，是吧？這樣，你就不會想到澳門祇是一個賭場。實際上它不光是賭，它有它自身的當代的文化特色。我就是到了澳門這個城市之後，如果不說這裡有賭場的話，我們到街上看一看，愣著了！馬上感到這個城市確實有它自身的文化

特色。這個當代的文化，或者現代的文化，應當要進行研究，也要提昇到學術這方面來，發掘一下。就像剛才上海《社會科學報》的社長所說的，這種作為城

市文化特點的東西，我覺得它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我就是有這麼一個希望，算是一個小小的希望吧！謝謝主席！謝謝！

## 張建業教授（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中國李贄研究學會會長）講話

黃曉峰執編讓我來講幾句。我是首都師範大學張建業。我看見《文化雜誌》是辦得非常成功的。成功在甚麼地方？我的總的感受是看見它反映了澳門的特色。澳門的特色，在文化方面，我個人認為它有哪些特點呢？我去澳門看了一下，感受比較深的，一個就是澳門雖然歷史很短，但是文化的積澱非常深。剛才一位先生已經講到，它的文化積澱很深，保存得很好，保護得也很好，這點我感受最深。一個小廟，一個小小的文物，都非常用力地保護。到咱們大陸看看：我去年在雲南開會，乾隆的手跡，就在雲南草叢裡倒著。我當時就跟當地的縣長說，這可是文物啊！於是它立即就給扶起來了！在澳門，文物是被保護得非常好的。大陸可能是歷史太悠久了，文物太多了，保護不過來，可能也沒資金。咱們的黑龍潭，很有名的，慈禧就在那兒避暑的，一塌胡塗！據說最近要修，誰拿錢呢？它要是在澳門，就是很了不起的文物了。這點在其它地方我也有感受。好比說在美國，二百年的房子，參觀要十美金。二百年在中國算甚麼？到處都是啊！二百年的文物？當然，美國歷史很短啦。那麼，歷史很久的日本呢？人家文物也很多呀！詩人走過的一條路，寫上哪個詩人從這路上走過，保護得非常好。所以我看，在這一點上，澳門的《文化雜誌》體現了它對澳門文物的重視，對它的歷史的重視。我覺得這一點很成功。人類不就是這麼走過來的嗎？文化，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所以說，這是第一個感受。

第二個感受。澳門雖然很小，但我說，它的開拓性、開放性很強。剛才幾位先生都提到，中葡之間的文化交流，我讚成這個，不要削弱！葡萄牙人畢竟在那兒好幾百年。但是，我同時還有一個感受，那不光是中葡之間的歷史，澳門的開放，當然葡萄牙的影響很大，實際上，好比說，外國傳教士到大陸來，明朝萬曆年間到這兒，是從澳門登陸的。中國的第一次開放，當然不算唐朝那時的文化開放，真正地向西方開

放是明朝，傳教士進入中國是從澳門進來的。所以，這一期的雜誌就有劉月蓮女士的一篇文章，它就是去年參加我們那個雲南會議的文章，就是〈李贄與利瑪竇〉。它這個文章，開放性很強，開拓性也很強。這一點，《文化雜誌》體現得很好。所以說，澳門雖小，但它絕不封閉。幾百年來就是這樣，絕不是封閉式的，而是開放式的，開拓式的。我覺得，《文化雜誌》在它發的文章裡頭確切是體現了這個特點。

第三個感受。我說，它還是綜合性的。《文化雜誌》不是祇限於哪一方面。剛才有些人提到大陸找不出這麼一本雜誌來，我看也可以這麼說，它確是綜合性的。文化方面的，各個方面的，面面我看到的，都能有所反映。當然，剛才有先生提到哪方面薄弱點兒，這個恐怕也存在，這是以後怎麼彌補的問題。但是，總的來說，它是一個綜合性的刊物。這個也符合澳門的特色。澳門地雖小，它的綜合性、開放性確實是與別的地方不一樣的。美國很自由，我去過美國。我在這兒說一句話，就是說中國與美國不一樣。美國可以罵克林頓總統。中國現在很開放，但是不能罵……，報紙就是突出這麼一點。這是實情，對吧？澳門這個雜誌，它是開拓的，而且是綜合的，簡單地說，既有左，又有右，而且有中，都可以存在。

我在澳門的賓館裡，見到樓下有一個小服務員，她在看《政治經濟學》。我很吃驚。我說，大陸除了專業的，已經很少人看這個《政治經濟學》，你是個服務員，還看甚麼《政治經濟學》？她說：“我必須看這個《政治經濟學》，因為我將來要研究經濟，我要瞭解這個理論。”同樣，澳門有其它很多花樣兒，對不對？很多花樣兒，它的綜合性，它的開拓性，它的開放性，它的歷史的沉積性……我說，這些特點就是澳門的特點，而我接觸的澳門《文化雜誌》，在這方面確切是表現了澳門這個特定地區的特色。我說它的成功就成功在這兒，也希望它今後繼續發揚這些優點。當然，不足之處，剛才有些先生已經提到了，也

是需要彌補的。當然，我說那是些小節，有些細節還有錯誤。當然，觀點無所謂錯誤不錯誤，各說各的，那是一家之言。就是有些“硬傷”之處，包括歷史事

件引錯啦，引用的書名引錯啦，注釋注錯啦，我發現了的，都看到有一點兒。這些地方，當然也需要做些兒改進。好，我講完了！

## 馬相武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講話

我來自中國人民大學，我叫馬相武，“宰相”的相，“武器”的武。首先，我祝賀這個儀式和《文化雜誌》座談會的召開！剛才幾位先生都是我的前輩，其中還有我的老師。段寶林教授是我北大中文系的受業老師，也是同鄉吧。段教授他主要是搞民俗學、民間文學，搞了一輩子。再比如說，田本相教授是我博士論文的答辯委員之一。我非常讚同兩位教授的講話。另外那幾位教授的觀點，我基本上都同意。當然個別的也有些……我覺得，關於中葡關係的問題，看您怎麼看？

我覺得，《文化雜誌》基本上是個文化史學刊。我覺得，要是定位的話，它基本上是文化史學刊，所以跟雜誌的名稱並不完全符合。我是這麼看的，它基本上是文化史學刊。這個雜誌，我認為辦得非常好。當然您也不能說大陸沒有這樣的雜誌，看您從甚麼意義上來說了。就是說，我們說贊揚的話，可以這樣贊揚。當然，確實地說，它是專門研究澳門的，不要說中國沒有，世界也沒有。當然，它這個雜誌，非常深厚，我覺得它的最大特點就是深厚。它特別強調考證，特別強調史實，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特點。另外，大家確實也談到了綜合性，所以我認為，這個雜誌確實是讓我感到有點兒意外。澳門這樣一個很小的特區，能辦出這樣的雜誌，這樣的學術期刊，我覺得非常了不起。

我要作一個小小的更正，就是，剛才我的老師之一，田本相教授，提到〔澳門〕三十萬人。我看他減少了十萬。他大概說的是以前三十萬，現在是四十萬。因為澳門人太少了，您減了它十萬，我就感到心疼。它的人口本來就是那麼一點兒。這是……得罪前輩了！

我想說的是，這個刊物……就是任何刊物，辦成了以後，發行了以後，它都成為一種遺憾的藝術，確實也都是這樣，成為一種遺憾的藝術。……我覺得主編本人，可能每次出版的時候，他一方面會感到欣慰，一方面總覺得還有一些事情沒做好，可能都會有

這樣的感覺。就是任何讀者，都應該有這樣的感覺。我有這種感覺，就是說，這個刊物，我希望它辦得更好。我認為有這種可能性。為甚麼呢？因為澳門需要更好的這樣的刊物，中國也需要這樣一個更好的刊物，甚至世界。為甚麼這樣說呢？因為澳門是中西文化最早融匯交流的地方，您說它是樞紐，是橋頭堡，是前沿，都可以。它是最早進來的，也就是說，西方文化最早把澳門作為一個跳板進入中國大陸，進入中國內地的，可以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這個刊物，它具有新的發展的可能性。我認為，《文化雜誌》需要加強幾個方面（因為時間關係，我不想展開談……）：第一點，當代性；第二點，建設性；第三點，理論性；第四點，策劃性。澳門的當代文化，我認為迫切需要研究，迫切需要新的建設。它的歷史含量是非常深厚的。正因有這樣深厚的歷史含量，當地文化是非常有前途的。它是有根基的，它不是像我們大陸有些地方是為了搞旅遊，是一種人造的為了旅遊的擺設。澳門不是這樣，它本身有這種發展的可能性，所以我們需要建設。因為澳門文化是不同文化融匯的地方，它有不同文化的發展方向。這就需要策劃，這就需要規劃，這就需要建設，去確定它的新的文化方向。其實我們許多人對澳門文化並不是很瞭解，包括很多遊客。首先，大家對澳門的印象就是賭場，其實這是不完全的，甚至是很膚淺的。剛才幾位教授都提到這一點，我很讚同。確實澳門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文化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有的學者曾經提出來說，澳門將來應該是發展文化，而不是發展經濟。他這個話可能有點偏頗，但我覺得人們可能對他的意思有所誤解。他這個意思實際上是以文化為經濟發展主要的方面，甚至是重要的基礎，也就是說，文化和經濟不能割裂開來。文化本身就是文化產業，就是文化經濟。經濟就是文化，文化就是經濟。對於澳門來說，它就是這樣一個城市，這一點應該說是非常清楚的。

那麼，《文化雜誌》，我覺得它就是歷史文化，是綜合的、深入的、研究的，這工作做得非常好。當然，它同時還要加強它的理論性。您在主辦這個刊物的時候，要加強它的策劃性。就是說，您這個刊物不是有甚麼稿子就發甚麼稿子，或者說從中挑稿子。而是說，我希望把這個刊物辦成甚麼樣的欄目、甚麼樣的文章，而不是走向“論文集”這樣一種狀態。所以我覺得，這個雜誌可以有許多事情可以做，就是說，《文化雜誌》應該承擔起文化建設這個重任。

澳門文化，我認為它迫切需要建設，因為它的經濟情況並不是特別好，這個大家都已經公認。但是，這跟文化有很大關係。因為我覺得，澳門文化還有很多方面還沒有挖掘出來。它本身的文化還在那裡，並沒有挖掘出來，包括旅遊，甚至包括博彩業。還有，比如說，金融、電子……有些東西在那裡沒有很好地發展成為支柱及重要的方面。我們都知道，現在澳門是以博彩業為龍頭發展文化發展經濟，這個觀點我覺得基本上正確。但實際上，澳門有很多〔發展的〕可能性還沒有發掘，包括旅遊。

比如說 Taipa〔指澳門離島〕那兒的沙灘、海灘……黑沙海灘，使我感到非常意外。大陸的海灘我去得差不多了，基本上都是黃沙的海灘。個別的像廣西北海，是銀色的，像水坭粉的那一種，它叫做銀灘。而黑沙的海灘，反正我在中國，也許是孤陋寡聞吧，祇是見到它這一個。這祇是隨便舉一個小例子。Taipa 那個地方，確實很小，小到甚麼程度？我說，

北京人應該感到幸福，因為那些塔樓……北京那些塔樓，它有規定，它們的距離按國家規定應該是 1.5 倍的距離。但是澳門不可能。因此，我對澳門很驚訝，它基本上都是塔樓，塔樓與塔樓之間沒有空隙，它們一點空隙也沒有。這方面，我覺得北京人很幸福，有空隙有空間，空隙少了居民還有意見。澳門它那兒的塔樓沒有空隙，這個當然是由澳門地盤太小決定的。這說明了一個問題：這些樓是怎麼建起來的？我們人大建一個“人大大廈”，結果呢，剛挖了地基，旁邊兩個樓都歪了。可是澳門，它的樓跟樓緊挨著，它就沒有問題……當然，這是話外話了。

我去了賭場，有很多大陸的學者呀、教授呀，他們說：“唉呀，這個檔次不行！那比美國的賭場差遠了！”我聽了這話，去看了一下。看了半天，覺得他們的話也有道理，確實是這樣。那叫甚麼“百家樂”的，確實是那樣，很鬧，很那個……那是民間的，大家一窩蜂而上，確實是很鬧，覺得好像很低級。可是，樓上確實也有貴賓廳，貴賓廳那裡很安靜，那裡賭注也下得比較大。這就是說，您稍微仔細一點兒看，它的博彩文化也不是那麼簡單。其它的文化與博彩文化的關係，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間接的，包括旅遊業，都是這樣的。我覺得，當代文化的問題，需要建設，需要很好地規劃。

我覺得，這個雜誌辦得很豪華，辦得很深厚。但是我也覺得，它不是沒有一種新的可能性。其它我也不多說了。謝謝大家！

## 徐敏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講話

我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工作的。我剛剛看到澳門《文化雜誌》，我感到這個刊物很好。剛才同志們大家也講了很多很好的意見。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這個人也是個廣東人。我年輕的時期，抗戰的洪流把我一捲，我就離開了故鄉，解放以後我才回去。我沒有去過澳門。廣州、深圳等地方都去過了。我的故鄉是廣州灣，就是現在的湛江，幼時在那裡聽了很多澳門的事情。我們生活在廣州灣那個地方，有些地方跟香港、澳門有些類似，當然不是完全一樣。現在我看這個刊物，我感覺很親切。我發現有些文章裡頭的句子構造有些廣州腔，有些語彙也帶上廣州

話，感到很有鄉土氣息。

現在我簡單講點意見。我說，澳門回歸以後，能夠辦成現在這樣一個《文化雜誌》，我感覺非常好，可以看到澳門特別行政區對文化的重視。我們固然要抓經濟，抓社會治安，抓其它各方面，但是，澳門能夠很重視抓文化。我看有一點，中華民族之所以在那麼漫長的時間裡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恐怕就是有這麼一點，就是中華文化有強大的精神力量。這個恐怕大家都承認，沒有強大的精神力量，一個民族要立足世界民族之林，恐怕是很難的。有錢了，沒精神，這不行！這是文化的問題。文化可以變成物質的力量。

光有錢，精神上墮落，就沒有力量，這不行！就是這麼一點！

我們中國漫長的歷史，大體上可分為兩段：一段是史前史，一段是文字產生以後、國家起源以後的歷史。我們現在一般地講，從夏商周斷代工程，即從夏王朝開始講。夏王朝以前沒有發現文字，但夏王朝以前還有漫長的文明。我們今天的文明，包括戲曲、造型藝術、繪畫、詩歌……都是跟史前史聯繫在一起的。我們現在搞罈罈罐罐工藝品，很多東西可以從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那裡找到它們的影子，找到它們的造型是從哪兒發展來的。因此，我看抓文化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我當然不是否定抓經濟。

這個刊物一期一期地出，已經出了四十三期，我非常愛看。我首先感到的是，這個刊物有一點，是學風好。有的文章我仔細讀了。我看這些文章當中寫出來的，當然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都是經過大量蒐集豐富的材料，有的文章還經過實地調查，查檔案，然後寫出論文。有些文章，寫出了帶有突破性的結論。我說，那都是很有價值的，不僅搞文化的人應該讀，我看包括國際、外交、政府部門，都應該去看一看。譬如關於寧波不是寧波，既不是明朝的寧波府，更不是現在的寧波市，這個對雙嶼港的考證，對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第一個來我國建立的據點的考證，我看這文章就很好，非常好！把這問題搞清楚！還有其它的文章，我看也是有愛國主義的精神。澳門這個地方，我們廣東人都知道。廣東是祖國最南邊的大門口，先是唐朝的廣州，後是明朝的澳門。我們這些沿海地方，都是跟海外有密切聯繫的。所以，它〔澳門〕跟祖國的歷史，是密切聯在一起的。譬如這四十二期有一篇文章中寫到澳門在晚明時候跟滿清的鬥爭。南明以廣東和廣西兩省為根據地，這個地區最後才被清朝統一。這裡面寫了屈大均和顧炎武的關係，是相當重要的關係，包括大汕這一個和尚跟東南反清的關係，大汕他本身也不是廣東人。這文章〔《澳門記略》採微〕我感覺很好，寫得非常好。這期文章當中，還有對郎世寧全面的評價，作出比較公正的一些評價，我感覺這文章（〈郎世寧和他的“海西法”畫派〉）也寫得非常好。這樣全面地研究清代的畫人，特別是關於西洋傳教士的畫人，對他們作出全面的評價，我看也是很好的。從這些地方看，我感覺到《文化雜誌》的學風好。我的印象就是這樣。這學風應該

發揚，不講空話，不講廢話，不浪費篇幅，真真正正地寫東西。這是我看了最近一期說的。但是我相信，這一期也不是偶然的，可能跟其它各期都有繼承關係，對這一點，我覺得很好。

另外一方面，我就講點建議。我說這個雜誌，能不能夠在編輯、編排方面再加強一下工作。我這個人編過許多學術刊物，但是有我自己的偏見在裡頭。它應該有澳門自己的特點，這刊物有澳門的特點。但是一般從學術刊物來講，也應該注意，比如編排方面，廣告應該放在甚麼地方，轉版怎麼個轉法。我發現這一期有些錯字，轉版時掉了一段〔編者案：係指第42期〈19世紀北美婦女旅行背景下的哈里特·洛日記〉，經查清樣無誤，付印前拼版頁82-83、頁86-87間出現轉版斷句硬傷，至為遺憾。敝刊將在近一期作出更正。謝謝徐教授指正！〕不知哪兒去了？加強校對工作非常重要，我們不能把校對工作看作技術工作。一個好的校對絕不比一個好的編輯差。一個學術刊物，沒有錯字，是保證它的權威性的重要條件之一，跟文章的質量密切聯繫在一起。所以，加強校對工作，議究編排方式，裡頭插些廣告還是可以，但廣告放在甚麼地方，標題字應該怎麼樣，報頭應該怎麼樣，外文和中文應該怎麼安排，等等，這些東西，我說如果能經常在一個新年開始的時候，總結一下，改進一下，使它更成熟一點兒，是應該能做好的。這是一個編排、校對的問題。

我感覺這個刊物有兩點：一是有澳門的特點，這要保持。澳門跟香港不完全一樣，澳門跟過去的廣州灣也不一樣，澳門跟廣州當然更不一樣，是吧？澳門有地方的特色，葡萄牙在這裡待了好幾百年。明朝中葉以後，嘉靖以後，朝廷對澳門的政策如何？澳門在那個時候，明朝皇帝大部份好像不怎麼上朝。太平啦，活得也長，兩個皇帝將近在位有五十年那麼長。它的海防政策是打擊走私，保障大明帝國海防的安全。大明帝國這個海防政策的得失，包括對待澳門這個政策，也可以寫一寫。除了歷史方面，澳門回歸以後，文化方面的建設，我建議要注意積累，將積累的資料，加以理論化、系統化，寫出較好的文章來。加進一點新的、99年以後這一段好。過去講歷史，要講，歷史不講不行。歷史要講，講它和祖國的關係。要講，講它對外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要講，一個交流，一個本土，兩個都得介紹。

你們一定要堅持在澳門出版《文化雜誌》，否則

以後……〔錄音不清〕往哪兒去？甚麼叫做文化？我看，誰也說不清楚。甚麼叫做文化？考古家說，考古文化是文化。文化沒有從器物當中分離出來獨立出來以前，過去的繪畫是甚麼東西？都畫在罐罐上，那當然是新石器時期的文化了。但是，分離出來以後，文化就是帶有觀念性的東西，那又是另外一種文化。那麼，究竟喝茶，喝龍井茶，是不是“文化”？說是“茶文化”，這東西太濫了，沒邊沒際。所以，

我還是傾向於狹義的文化，似乎好些。無邊無際的文化，越說越庸俗了，這就不好。這個“文化”裡頭，有一個“本土”，有一個“交流”。加強編輯工作，有錯字漏字就改，反映我們刊物好的傳統。我建議，這個刊物不僅學術界要看，所有有關的部門都要看。我建議外交部應該看看，國防部、國防大學也都看看。我就愛看，我跟大家都是同行，當然咱們敢言，可惜有些人不懂……我說的就是這些，講完了！

### 施存龍教授（中國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講話

我叫施存龍，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所的，也是國家海洋局的客座研究員。我跟《文化雜誌》結下了不解之緣。這個雜誌已經辦了這麼些日子，足夠有十五年的歷史。開始的時候我沒有參與，我覺得澳門文化局主辦的這個《文化雜誌》，很有特色，也很有成績。主要的是，它起了很好的作用，影響比較深遠。我們現在有些時候，還估計不到很具體的事情，因為深遠的東西，要在以後才被發現。比如我們現在看到一些書籍刊物，要在幾十年、幾百年以後，它才起作用。我們這個《文化雜誌》有些作品，有些發表的東西，我想不是一個短期的行為，而有深遠的意義。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就不展開講了。

我覺得它的作用首先是社會意義及國際意義。而對於澳門本身，提高它的知名度，包括文化界的知名度，我覺得也有相當的作用。這當然是刊物本身的作用所帶來的它的所在地區和主辦單位的影響。

就說我自己吧，我經常到國家圖書館去。我有兩個國家圖書館〔閱覽〕證件，一個是總館的，一個是分館的。因為我的《文化雜誌》不是很齊，有好多期缺了，我就跑到國家圖書館去看。這麼樣，一天也看不了一期，還要付錢。為甚麼我要去呢？那是因為，它有價值，值得我讀。這就是一個例子。我想其它的人，也有這種情況吧？

第二點，我要談的是，它應該辦下去，應該辦得更好。如果我們的經濟能夠支持下去的話，如果稿源也有保證的話，是不是我們特區政府文化局能從各種開支經費當中調劑一下，能夠保證這個期刊編印發行出來，能夠辦下去。當然，中間停刊，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其中恐怕也有經費方面的原因，是不是建議特

區政府能夠多加支持，作出調整，給以保證。

另外，要辦好一個雜誌的話，我覺得有幾個方面：一個方面是，主辦者單位有決心，而且方針明確，規劃得好，編輯人員好，有關行政領導大力支持；另外一方面就是作者；第三方面還有讀者。這三方面能搞得好，這個刊物也就辦得好。當然還有發行方面的問題，這裡就不去講了。現在，就是希望澳門政府文化局有決心把它辦好，擴大它的影響。今天我看召集這樣的會，本身就是擴大影響的很好的做法。我看這就有了辦下去的決心，所以我覺得很好。

我作為一個作者和讀者，自己也有義務幫它搞好，今後要盡可能寫出有用的稿子給《文化雜誌》。我本來有一篇稿子，份量比較大一些，中國政法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準備出一本澳門論集，與我聯繫稿子。我收到這個會議的通知以後，知道我們的《文化雜誌》要繼續辦下去，就跟他們商量，把那稿子拿回來給《文化雜誌》，等他們以後要出時另寫一篇，把它先提供給《文化雜誌》。

我本來不是專門研究歷史的。“文化大革命”快結束的時候，我專門去搞中國的對外開放問題，那就是中國的港口開放問題。中國要是開放的話，首先是從港口的開放開始，然後港口城市的開放也就跟上了，尤其是先搞四個經濟特區，然後有十四個對外開放港口，接著其它開放地區也就跟上去。我自己也研究世界的自由港。澳門、香港都是自由港。我們用試點的經驗，研究中國如何對外開放。當時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委托我寫了個《中國對外開放港口》，從北方的大連到南方廣西的北海那邊。當時感到遺憾的是，不能把澳門包括進去，因為還沒有回歸，還在葡萄牙

人管治之下。但是我已經對它進行了研究，祇作為一種內部的資料吧。在當時條件之下，要解決現實的問題，馬上要開放。怎麼個開放？對這個歷史問題，認識比較含糊。當時沒條件深入，所以留著這個問題以後再研究。當時集中搞的是遠景問題。當時80年代要研究的是2000年即二十年後的中國改革開放，到我要離休的時候就研究2020年的問題。我離休了，那麼，就掉過頭來，研究歷史問題。因為我過去對歷史也很感興趣，也積累了一些資料。但我首先的任務是要解決我們國家開放四個特區怎麼辦的問題。我就開始研究歷史問題，研究各個開放港口的歷史問題。這樣，我一年有半年在北京，半年差不多都在外地搞調查研究，從鴨綠江口的丹東跑到中越邊境的防城那邊，來回跑著做，調查研究。那麼也就很熟悉地看慣了那些萬噸輪的大港，上海、大連這些地方都跑遍了。那為甚麼又要花那麼多注意力去研究不大的而且已經衰弱的澳門呢？這是因為我發現，澳門在我國歷史上曾經起過特殊的作用。它的許多歷史問題一直到回歸了還是有些糊塗，還是不清楚。這個是要弄清楚的，而且它有些東西還值得我們去發揚。它對於今後中國與歐洲之間的交流，還會起特殊的作用。因此，我就花了比較大的工夫研究它的歷史，有些文章在國內發表了，有些就在我們的《文化雜誌》上發表。

我覺得這個《文化雜誌》，能夠為我們提供一個很好的條件。這比國內一些期刊好像……〔錄音不清晰〕。其實，我們看到葡萄牙人許多研究澳門史或者

中葡關係史的專家所提出的一些問題，看起來有一些並不中肯，或者是由於翻譯的關係。澳門史是綜合的東西，有各方面的知識。而且澳門是由葡萄牙人經營的港口，由他們去經營外貿航線。在這種經濟基礎上產生了它相關的各種文化。因此須把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綜合起來看。所以我想，澳門的事情要綜合起來看。同時，中國與歐洲之間也要聯繫起來看。這樣子，事情就比較完整。可是，我們這裡有些人研究的東西，傳不到葡萄牙學者那裡去。他們還是說的老話、舊話、錯話。我們有些人也還在說老話、舊話、錯話。我們有些新成果，通過《文化雜誌》，如果進行翻譯的話，就能夠傳到他們那兒去。他們那裡的東西，又通過《文化雜誌》傳到我們中國學者這裡。雙方集合起來，就能夠把一些胡塗東西澄清，達到共識，就是說，達到國際間的共識。所以我認為，《文化雜誌》能夠起這樣的作用。我也就是看中它這個方面。所以，我希望它能夠繼續辦下去，而且辦得更好。至於今後，我相信一定還要繼續把中葡關係、澳門史本身搞清楚。歷史要搞清楚，然後提昇到理性的認識。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就要擴大影響。我想，澳門回歸以後，應把大陸有關的東西介紹給澳門，又把澳門的東西介紹給大陸。另外，是不是我們將來須研究一些、發表一些有關海洋文化方面的東西，把關於其它港口的情況也介紹給《文化雜誌》？我在交通部研究機關工作多年，我願意在這方面貢獻自己的力量，把這個雜誌辦好。謝謝！

### 潘守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多元文化研究所）書面發言

繼續發揮特色，強調“澳門文化本位”，這是我對澳門《文化雜誌》所期望的。

這個刊物特色顯明，是澳門文化的窗口，更是瞭解澳門文化研究、中西關係史研究者群體動態的窗口。

它的內容豐富，所涵蓋的學科包括歷史、民俗、宗教、文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正是我們所說的“大文化”概念。至今大陸、臺港尚未有類似刊物與之媲美。

然而，澳門究竟是中華文化的一部份，但又是與大陸不盡相同的一部份，僅僅把它放在“中西關係史”的視角來研究、審視是不夠，還應該站在澳門文化本位的立場角度來研究，這也正是需要加強的。

“澳門本位”或“澳門文化本位”應強調三種基本觀點：

- 1）是澳門所承載的中國傳統文化本位（大傳統）；
- 2）是澳門所承載的葡萄牙文化本位；
- 3）是澳門民間的“小傳統”本位。

在三種觀照中，第三種即“小傳統”是非常核心的，不可忽視。

《文化雜誌》十五年的歷程已做了出色的工作，令人欣慰，但它還有很多路要走，它注定要承擔更多的使命和責任。

# 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向國家圖書館



向國家圖書館贈書儀式開始（右起：陳力副館長、麥潔群副局長、李淑儀處長）



座談會嘉賓學者（部份）留影

# 贈書儀式暨《文化雜誌》座談會



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耿昇會長（右）講話



麥副局長和國家圖書館代表（前排）



（前排左起）耿昇、陳炎、施存龍、段寶林等



座談會上見到二十來位女學者



與會學者參觀《文化雜誌》（中文版）展覽



上海《社會科學報》載〈澳門專版〉引起學者注意

## 中國新聞社和《中國文化報》有關報道

### 澳門特區文化局再次向中國國家圖書館贈書

【中新社北京五月二十二日電】澳門特區文化局向中國國家圖書館贈書儀式今天上午在此間舉行，澳門特區文化局副局長麥潔群代表該局向國家圖書館贈送了一批圖書。

這批圖書共二百八十餘種，內容涵蓋歷史、建築、法律、經濟等多個領域，出自十五個公私出版機構。它們將於日後送到第九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參展後，即成為國家圖書館的藏品。

國家圖書館副館長陳力代表該館，向澳門特區文化局對圖書館事業的關心和支持表示了感謝。他說，

這批圖書能落戶國家圖書館，不僅豐富了圖書館的館藏，而且為社會各界瞭解澳門提供了豐富的信息來源，進一步加強了內地與澳門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他表示國家圖書館將妥善保管並充份利用這批書籍。

據悉，此次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第二次向國家圖書館贈書。2000年第8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結束後，澳門特區文化局也將參展圖書贈送給國家圖書館。

在今天的儀式上，國家圖書館還向澳門特別行政區贈送了榮譽證書。  
(記者張素平)

### 中新社報道：北京學者獻策澳門純學術刊物《文化雜誌》

【中新社北京五月二十二日電】以高品位、純學術著稱的澳門《文化雜誌》，在北京學界很受歡迎。今天八十餘位北京教授、學者雲集此間，為這份雜誌出謀劃策。

《文化雜誌》座談會今天上午在澳門特區駐京辦事處召開。澳門特區文化局副局長麥潔群表示，在座諸位都是曾經為《文化雜誌》撰稿或支持該雜誌工作的專家教授，希望大家多提意見。出席座談會的還有《文化雜誌》中文版執行主編黃曉峰。

據介紹，創刊已十五年的《文化雜誌》季刊致力於研究歷史文化，以推動東西文化交往、探討澳門獨特的個性及中外互補的歷史並借此促進澳門與海內外的學術交流為宗旨，在海內外頗有影響。該雜誌在澳門回歸後曾休刊兩年，今年又重新出刊。

中國社會科學院張海鵬教授翻閱了今年新出的兩本雜誌後說，以往雜誌中有不少葡萄牙學者所撰文章，而近兩期雜誌中葡萄牙學者的文章則較為少見，大多數為華人學者作品。他認為，不應切斷澳門與葡萄牙的文化聯繫，應通過《文化雜誌》把中葡學者各自對澳門歷史的理解表現出來。

北京大學教授、民俗學家段寶林則認為，除歷史文化外，澳門的民俗文化也非常豐富，應深入調查研究，《文化雜誌》中應多刊載一些民俗文化研究文章。

十餘位專家學者在會上發言。中國藝術研究院田本相教授在對澳門的戲劇文化之豐富和活躍感嘆之餘，希望《文化雜誌》多拿出一定篇幅研究澳門現當代戲劇文化。  
(記者張素平)

### 《中國文化報》：看《文化雜誌》 讀澳門

關於澳門，作家王蒙先生的一句話可能是一種有普遍意義的感受，他說：我以為到了香港，就不用再

到澳門了；來了一看才知道，澳門和香港完全不是一回事兒。我還沒有去過澳門，但是，我信王蒙先生的

話，因為在我看來，一個地方有沒有味道，有沒有看頭，跟一個地方是否“彈丸”無關，正如地大不一定物博一樣，“彈丸”也有可能有大容量。

因此，接朋友通知，在北京華潤大廈澳門特別行政區駐京辦事處開一個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向國家圖書館贈書以及所屬的《文化雜誌》的會時，我很高興。首先，我以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這一行字非常親切，我們見識過的文化廳、文化局太多了，但澳門不同。其次，我也很喜歡“彈丸之地”的澳門向國家圖書館贈書的壯舉；再者，我可以借此瞭解那個從未聽說過的《文化雜誌》。

華潤大廈26層是澳門特別行政區駐京辦事處所在地。5月22日8時30分，開會的人陸續來了，全是學者模樣的人，老年、中年、青年，學者雲集，背後便是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等很權威的單位。贈書儀式很簡單，除全套《文化雜誌》之外，還有澳門來北京參加國際書展的部份書籍，估計通過這些書，單是平面地瞭解澳門，已經足夠。然後便是《文化雜誌》的座談會，來的人都不提前離席，還紛紛舉手發言，我這才知道，為我所不知的《文化雜誌》，原來跟那麼多人發生過關係。於是，老老實實地坐著，一邊聽發言，一邊看雜誌。《文化雜誌》內容之厚重，形式之精良，很難將它與其所生存的環境——那個“賭城”澳門相關聯，不禁感慨，300多年來，其實我們沒有真正認得澳門。

稍後在青年學者許明任總編輯兼社長的上海《社會科學報》上讀到了北京大學王岳川的文章，對澳門的論述，算是精闢。他說道：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澳門，其文化在後現代時期對中國和西方都具有全新的啟迪。西方宗教背景和中國文化語境使澳門文化擁有了差異性、多向思維性及邊緣性等特徵。澳門文化是一種具有文化交流考古式意義的“博物館文

化”，在其文化地層分佈中，殘留了眾多中西文化交流時的歷史足音和歷史記憶，因此又有知識考古學的價值；從西方傳教士經澳門而入中國的種種歷史遺蹟，還能夠從一個側面考察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大概這也正是王蒙先生澳門不能不看之感慨的來由。

《文化雜誌》則猶如澳門的史誌，也像一位衣著體面、頭腦睿智的長者，被他引領者，可以穿越於澳門的古今隧道，勘探所有的歷史。據對《文化雜誌》卓有體察的顧偉民教授總結，《文化雜誌》有五個重要特點：重視澳門地方歷史及文化的研究；以澳門為中心展開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系列介紹近代知名人士如大汕、孫中山、鄭觀應等在澳門的行止與活動，豐富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內容；刊載有關澳門及其相關的原始資料，如早期西人的日記和遊記；重視發掘澳門文化遺產保護的經驗，對澳門在歷史變遷中形成的眾多文化進行深入的介紹……既然如此，也就難怪《文化雜誌》能夠讓學者雲集了。看來是《文化雜誌》的學術氣質吸引了做學問的人。

有意思的是，掌管著《文化雜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的領導們幾乎全是女性，何麗鑽、麥潔群是文質彬彬的正副局長，李淑儀是幹練的文化局學術處處長，惟有《文化雜誌》的執行編輯黃曉峰博士寓幽默於博雅當中，是萬紅叢中一點深綠，前後左右忙得高興。

在華潤大廈走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借《文化雜誌》讀澳門，澳門於是成為一個期待，大三巴牌坊與葡京大酒店交相輝映下的澳門，究竟會是甚麼味道呢？來日，我會在澳門臨街的某咖啡館外細細地品。

□本報記者趙 忱

【轉載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辦的《中國文化報》（CHINA CULTURE DAILY）2002年5月29日第7版〈文化時代〉專欄】

本刊第43期〈19世紀北美婦女旅行背景下的哈里特·洛日記〉一文，轉版脫行，嚴重影響閱讀。謹此勘正如下：

頁81末行應刪去“另一方”，頁82首行應刪去“定的信仰一方面使她在逆境中獲得了轉機”；頁83首行首字之

前，應  
“是葡  
**重 要 更 正**  
補 入  
葡萄牙人  
直到18世紀末在那裡生活的也很少。  
這”；頁86首行衍文“的……696”全  
刪去；頁87首行首字之前，應補入“在  
澳門，哈里特也體驗到了無數旅行者可  
以體”等脫字。

十分感謝徐敏和張建業二位教授在上個月於北京舉行的《文化雜誌》座談會上指出該文章轉版出現的手誤。同樣，我們也謹此特向作者、譯者和讀者們致意道歉！

——本刊責編敬啟